

四川汉源县商周遗址卵石堆积与石煮法

于 春 (西安美术学院中国艺术与考古研究所)

摘要: 四川汉源县大渡河两岸已发现的麻家山遗址、麦坪村遗址、姜家屋基遗址、桃坪墓地、市荣墓地等商周时期遗址内, 均出现了卵石堆积遗迹。这些卵石多数破裂, 伴随有大量炭屑, 有的卵石坑壁被高温烧结。根据民族学资料和国外关于石煮法的研究成果, 可知这些卵石堆积遗迹并非“祭祀坑”, 而是当时人们利用石煮法对食物进行烹饪时留下的遗迹。

关键词: 大渡河流域; 商周遗址; 卵石遗迹; 石煮法

中图分类号: K87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62 (2012) 04-003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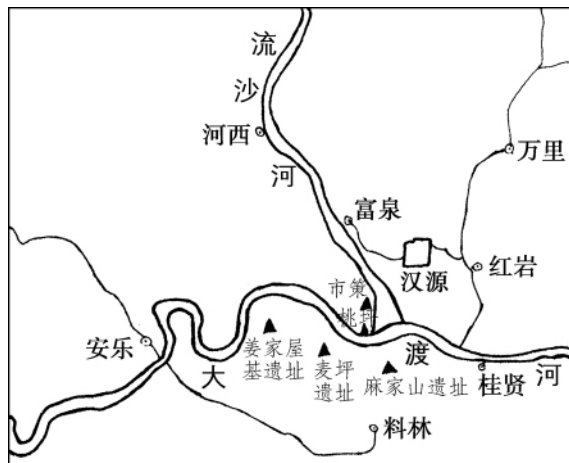
2001 年以来, 为配合大渡河瀑布沟水库的建设, 考古工作者对瀑布沟水库淹没区内的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抢救和保护了大量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到汉唐时期的重要居住遗址、墓葬和遗物, 为同时期大渡河流域新石器至商代的聚落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在大渡河流域调查和发掘中, 可见一些商周时期的卵石堆积, 或认为是“祭祀坑”。笔者参加了部分遗址的发掘工作, 认为对这些卵石堆积的性质判断不确, 兹对其性质进行探讨。

一 商周遗址卵石堆积情况

根据调查资料和发掘报告, 汉源大渡河两岸现已发现商周遗址至少 5 处, 如麻家山遗址、^[1] 麦坪村遗址、^[2] 姜家屋基遗址、^[3] 桃坪遗址、^[4] 市荣遗址^[5] 等 (图一), 这些遗址内均发现了商周时期的卵石堆积遗迹。

如 2001 年麻家山遗址试掘发现了 3 个商周时期的灰坑, 编号 H1 ~ H3。报告描述 “H1……开口于第 1 层下, 打破第 3 层 (探方此处缺失第 2 层) 与第 4 层。……包含夹砂灰、褐色陶片、砾石、石片等物。H1 未发掘到底。”^[6] 另外, 在第 2 层下发现灰坑 H3, 第 3 层下发现灰坑 H2, 报告未说明两灰坑的具体情况。^[7]

2001 年发掘的麦坪村遗址 H5, “……坑口堆砌有大量石块, 坑内填土为黑色黏土, 土质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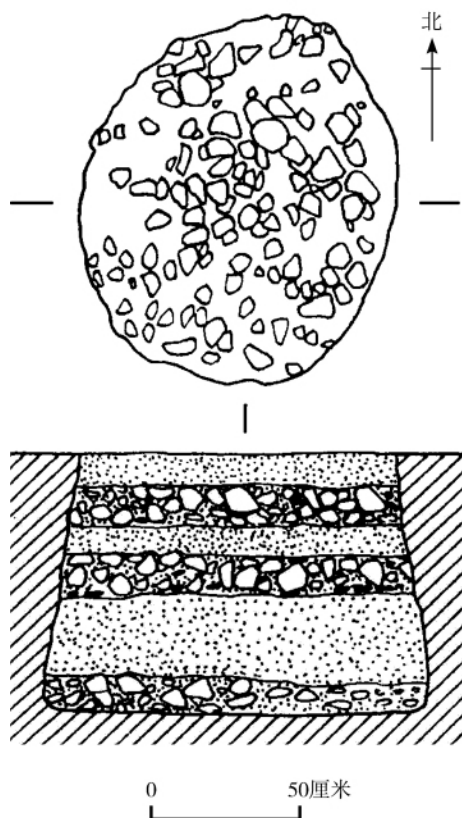


图一 汉源商周时期遗址位置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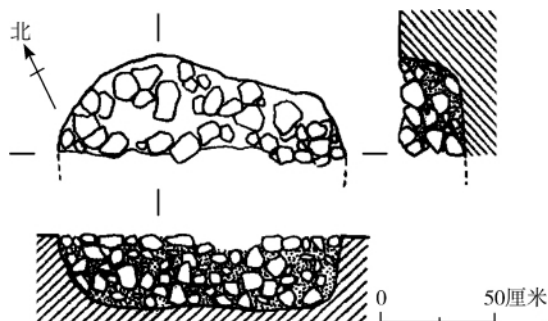
松、细腻, 出土少量陶片……”^[8] 由于报告对“大量石块”的描述过于简略, 笔者与当年的发掘者沟通后了解到, 所谓的“大量石块”是一些卵石和破裂的卵石块。

2004 年桃坪遗址发掘报告称, 发现“商周祭祀坑” 2 个, 分别为 H2 和 H5, 均为圆形积石堆积坑, 其中 H2 保存完整。”H2 坑内堆积可分 6 层 (图二), 第 1、3、5 层为黑褐色或青灰色填土, “除第 1 层黑褐色填土含极少量红烧土块及木炭屑外, 其余两层青灰色填土较纯净, 疏松。第 2、4、6 层为厚约 10 厘米的积石堆积层, 各积石层均以完整或半完整的直径 5 ~ 10 厘米左右的卵石铺就, 水平分布且相对均匀, 其间摆放

有不少陶器和玉石器残片,尤以第2、4层为多,其中1件陶圈足器的不同部位分别散落于第2和第4层上”。H5上部遭彻底破坏,“坑内残存积(卵)石堆积1层,积(卵)石堆积间放置陶器残件近40片”(图三)。另外,在桃坪遗址南部发掘区外台地断面上也发现了“1个积(卵)石堆积坑,层位、形状、堆积情况均与H2、H5的相同”。^[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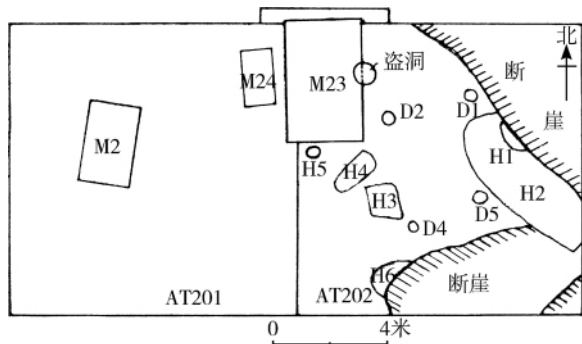
图二 2004年桃坪遗址H2平、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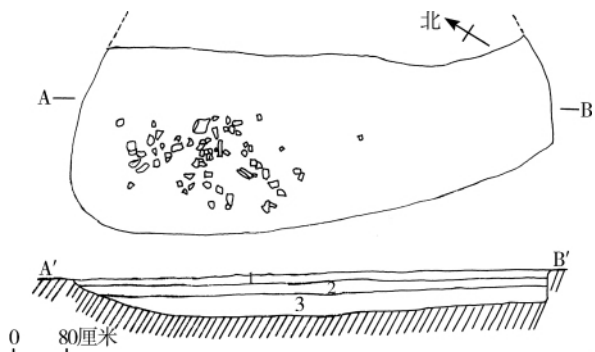
图三 2004年桃坪遗址H5平、剖面图

2009年市荣遗址发掘中,A地点发现一组分布密集的商周时期卵石堆积,分别是H2~H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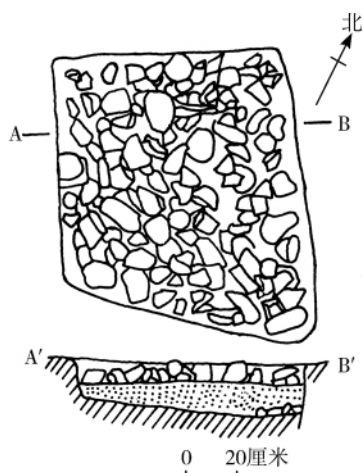
(图四)。H2东部被打破,平面呈不规则半圆形,斜壁,坑内堆积分为3层:第1层包含大量红烧土颗粒、夹砂陶片、泥质陶片和破碎的卵石块;第2层包含大量陶片、碎卵石块,少量动物骨头;第3层包含大量陶片、破碎卵石、大量红烧土块、木炭屑(图五)。H3平面形状为不规则长方形,坑壁北、西、南为红色烧土直壁,东壁未见烧土,有红褐色硬边。坑内堆积分为4层:第1层是灰黑色粘土,土质紧密,含有大量红烧土及炭屑;第2层是分布紧密的卵石,部分卵石从中裂开,卵石间出土一片灰绿色夹砂陶片;第3层是纯净的黄土,几乎无杂质;第4层是排列紧密的卵石层(图六)。H4平面为长方形,坑内被卵石填满,部分卵石从中部裂开。坑内填土为灰黑色粘土,土质紧密,含大量烧土和炭屑,未见其他包含物(图七)。H5平面形状为椭圆形,坑东部分布较多破裂卵石,坑内填土含大量烧土和炭屑(图八)。H6南部被现代土坑打破,现存平面呈半圆形,坑内填土含大量烧土和炭屑,卵石零星分布于灰坑中,部分卵石被烧裂(图九)。H7灰坑平面形状为长方形,坑内填土夹杂大量炭屑和少量烧土颗粒、石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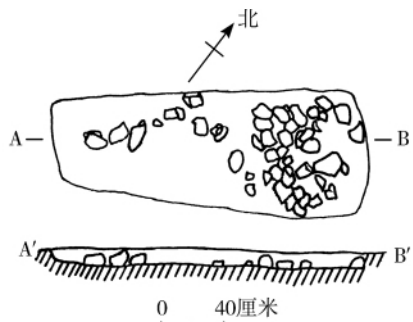
图四 2009年市荣遗址A地点遗迹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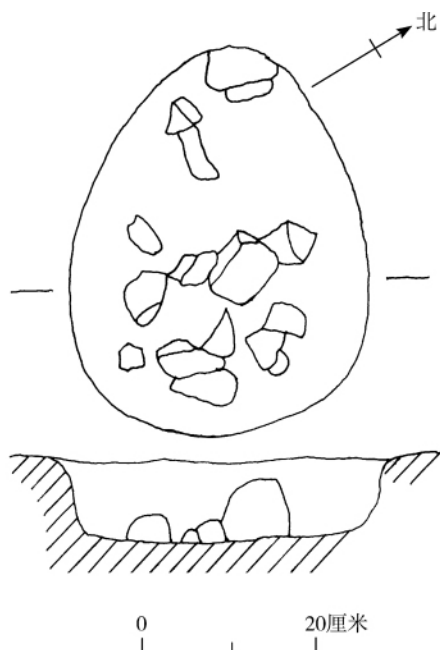
图五 2009年市荣遗址H2平、剖面图



图六 2009年市荣遗址H3平、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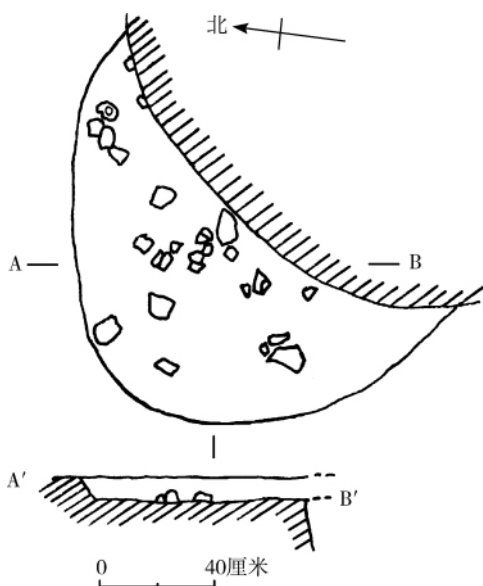


图七 2009年市荣遗址H4平、剖面图



图八 2009年市荣遗址H5平、剖面图

上述遗址内发现的卵石堆积主要可分为三类:



图九 2009年市荣遗址H6平、剖面图

第一类,特点是坑内有单层卵石堆积密集,部分裂开,卵石间有大量的黑色炭屑,几乎不见陶片,可称为单纯卵石堆积,如麦坪村H5、桃坪H5、市荣H4~H6。卵石间分布大量黑色炭屑,且部分卵石破裂,断裂处没有外力砸打的痕迹,很可能这些卵石曾被柴火焚烧至高温后导致破裂。

第二类,特点是包含两层或以上卵石层的坑,可称为多层卵石堆积,如桃坪H2、市荣H3等。多层卵石堆积中,有的坑壁上的红烧土说明坑壁曾承受较高温,亦有部分卵石呈破裂状态,似乎是被大火焚烧过,但却不见黑色炭屑。这说明卵石在放入坑内之前很可能曾被高温烧灼,而且堆积前曾把附着在卵石上的黑色炭痕已清理干净。

第三类,在含有陶器、兽骨、炭屑和烧土颗粒的灰坑内,包含有较多卵石,称之为灰坑卵石堆积,如麻家山H1、市荣H2等。与卵石堆积大量并存的是生活垃圾,卵石堆积不规则,不成堆,不成层,被随意抛弃的可能性较大。

从发掘面积较大的桃坪、市荣遗址的情况来看,遗迹间的位置关系亦值得我们关注。以市荣遗址为例,以多层卵石堆积的H3为中心,分布了H4、H5、H6等3个单纯卵石堆积;在其南部紧邻着灰坑卵石堆积H2。桃坪遗迹关系也有类似的地方:在多层卵石堆积的H2西部,紧邻分

布着 H3、H4, 报告称, H4 平面形状不规则, 坑内为黑褐色填土, 包含较多陶片、石器、灰烬等。H3 坑口呈圆形, 深 35 厘米, 填土较为纯净, 仅包含 1 片高柄豆柄残片。从遗迹分布图上看, 桃坪 H2、H3、H4 附近为后代的墓葬区, H4 被南朝砖室墓 M9 打破, 商周时期遗迹群已被后代墓葬破坏的可能性较大。

那么, 这些被火烧过, 又被处理干净的高温卵石及卵石坑, 有何用途呢? 有报告称其为某种“祭祀活动”, 但并未说明理由。^[10] 笔者认为, 这种高温卵石和卵石坑, 应与“石煮法”有关。

二 石煮法及其民族志资料

石煮法, 是指利用烧热的卵石作为热源的一种间接加热食物的烹饪方法。笔者最早接触到石煮法, 是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两地的民族历史文化调查活动中。以 1998 年阿坝州理县桃坪乡调查为例,^[11] 我们曾见到羌族牧民贾学友利用石煮法在低温下加热皮囊内的水。2000 年凉山彝族民族文化调查中, 据昭觉县南坪乡“土比”家族的比摩(巫师)介绍, 以往彝族只使用木器, 用“马勺”将被木炭烧热后的卵石舀入木锅里搅动, 水热后把肉放进锅里, 不停地换石头直至将肉煮熟。^[12] 彝族有一道传统名菜叫“石煮羊肉”, 即将固态的羊油盛在大木碗中, 不断放入烧红的石头让羊油溶化并加热, 羊油的温度足够高之后, 将羊肉放入羊油内焖熟食用。^[13]

凉山州和阿坝州分别位于汉源县南北两侧, 三者同处于四川西部横断山脉“藏彝民族走廊”之中。这条民族走廊的形成时间可能早至新石器时代。上述两例羌族和彝族利用石煮法的例子中, 都未用陶器或其他耐热金属容器, 而是皮或木质容器。

让我们再来看看北美印地安人的资料。石煮法是北美亚寒带、西北海岸和高原地区狩猎采集社会的原住民最普遍采用的烹饪方法, 利用烧热的石头来对食物进行“蒸”、“煮”、“炖”。所谓“蒸”, 是在土坑中放入一层烧热的卵石, 在卵石上分别放上植物的茎和食物, 然后用土掩盖, 利用卵石产生的热力蒸熟食物。所谓“煮”和

“炖”, 是利用不渗水的容器如兽皮、木头、陶器等, 将水和食物放在其中, 并不断放入加热的石头, 来烹煮食物。在美国东南部, 全新世早中期的遗址中, 大量出现的烧裂石块, 是被认为与石煮法有关的。^[14] 据考古学家的模拟试验, 石英岩的卵石在经过 5 次连续冷热交替后, 几乎都破裂了, 有的甚至暴露出石英岩颗粒。^[15]

除汉源县, 我国其它地区也曾出现过类似的卵石和破裂卵石堆积的例子。如 1998 年发掘的城固宝山遗址中也发现了与此类似的商代遗迹, 报告称之为“烧石坑”或“烧烤坑”,^[16] 坑内亦发现了大量完整或破裂的卵石堆积, 报告执笔者认为其与古代人的烹饪方式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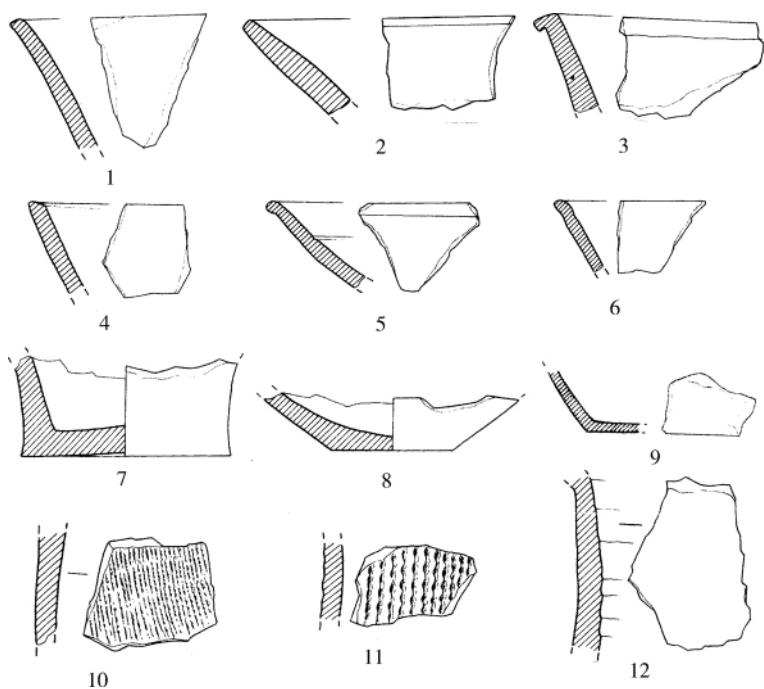
综上, 我们不难推测, 单纯卵石堆积是专门烧热卵石的场所, 多层卵石堆积是利用烧热的卵石“蒸”食物的场所, 而灰坑卵石堆积则是被抛弃的使用过的卵石所形成的。

我们可以这样复原市荣遗址商周时期人们利用石煮法加热食物的过程: 在大渡河沿岸采集卵石, 把卵石投入火中烧热, 用某种工具将烧热的石头夹起在清水里清洗净后, 投入事先挖好的土坑内, 再在滚热的卵石层上放上需要蒸熟的食物, 然后用土覆盖, 直到食物蒸熟变软。这样的土坑可能被反复利用, 所以才可能导致坑壁被烧成了红色烧土样。为了提高热利用率和炊煮效率, 甚至可能在坑内依次堆积 3、4 层卵石和食物, 一次性蒸熟更多的食物。

三 陶器与石煮法

由于在卵石堆积的附近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碎片, 我们有必要考虑古人是否利用陶器作为进行石煮法的容器。根据国外学者的研究结果, 适合于石煮法的陶器从器形上来看为大口、厚胎、大平底, 有的施陶衣, 多属低温烧制的植物质陶, 即在陶土中加入植物纤维作为羼合料。这样的植物质陶有较轻、抗撞击性较强、容易制作成型、热损失慢等特点。^[17] 值得注意的是, 麦坪遗址第 4 期陶器中较多类型在外观上符合上述的特征。^[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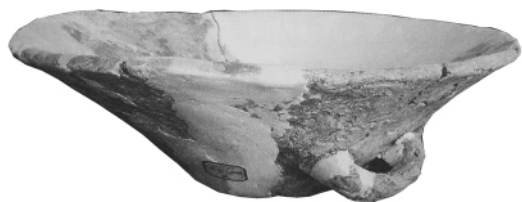
汉源商周遗址出土陶器质地特别疏松, 往往无法整体提取。报告者一般将商周时期陶片的质



图一〇 汉源商周时期遗址出土厚壁陶器

1~8. 麻家山遗址 H1:12、T1①:8、H1:2、H1:16、H1:19、H1:3、H1:6、H1:7
9. 桃坪遗址 H2:② 10~12. 麦坪村遗址 H3:2、H3:4、H5:3

地概括为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类，但这些陶片中，有一部分质地是值得进一步检测确认的。如市荣 H2 出土的褐色陶片，胎壁厚达 1 厘米以上，质地非常疏松，胎土内含少量砂粒，胎土之间存在大量小孔，提取时胎壁成片脱落（图一〇）。这样的陶质，与浙江浦江县上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植物质陶（图一一）非常相似。^[19]



图一一 浙江浦江县上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植物质陶盆

我们把麦坪 H3、H5，麻家山 H1 及 T1 ①（H1 开口于第①层下），桃坪 H2、H5，市荣 H2 等商周时期遗迹和地层中出土陶器的胎厚 1 厘米及以上（据随图比例尺计算）、大平底器、敞口器的数量列表如下（表一）：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厚壁的敞口、大平底器物数量不少。遗憾的是，由于缺乏相关的检测，无法确认汉源商周遗迹出土的陶器内是否有

植物质陶。根据浙江浦江县上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植物质陶的形制特点以及石煮法过程特点，我们甚至还可以把寻找石煮法陶容器的目光转向四川商周时期非常流行的小平底器、尖底器。大敞口小平底的盆形器，容量较小，水易烧热，大敞口则利于取放和搅动卵石，而且，小平底较大平底而言，能更容易的保证容器底部的厚度和坚固程度。只需要在容器下部增加一个器座，就能很好控制容器的平衡。这样的口大底小的器物在汉源和商周时期的四川西部是非常普遍的，汉源的各遗址中亦有出土（图一二）。

四 余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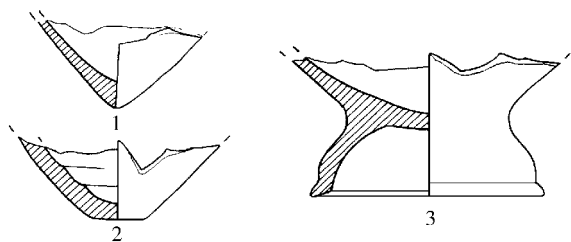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认为，汉源县商周遗址中发现的卵石堆积遗迹，并不是所谓的“祭祀坑”，而是当时人们利用烧热的卵石对食物进行石煮法烹饪时留下的遗迹。

考古学的任务，就是要对古代人类的生活进行最大程度的复原。

表一 汉源商周遗迹出土厚壁陶片
标本数量统计表（单位：件）

遗迹	标本总数	厚壁敞口器	厚壁大平底器	厚壁陶片
麦坪 H3	3			2
麦坪 H5	3			1
麻家山 H1	24	11	2	
麻家山 T1 ①	6	1		1
桃坪 H2	28	5	4	
桃坪 H5	4		3	
市荣 H2				

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些出土的卵石堆积遗迹是否与石煮法有关，在今后的考古发掘中，应该更重视卵石堆积中的泥土采样工作，利用化学手段来判断卵石周围是否曾经存在过各种动植物；对出土



图一二 汉源商周时期遗址出土大口底小陶器

1. 麦坪村 H5:2 2. 麻家山 T1①:5 3. 麻家山 T1①:7

卵石的微痕分析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这样可以判断出卵石是否曾受到冷热交替而断裂。另外，也有必要对卵石堆积附近出土的陶器进行质地和微痕检测。确认低温陶容器或植物质陶容器的存在，是寻找石煮法是否被运用的一个重要线索。微痕检测的重点是解决这些陶器内壁是否曾受到多次碰撞，是否能承受直接火烤的高温，是否曾经被直接火烤等问题。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民族资料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这种研究方法在国际上已得到公认，但在我国重视程度还有待提高。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在经济较落后地区的少数民族正在逐步放弃原有的生活方式，我们很有必要对川西“藏彝民族走廊”上的民族资料进行抢救性调查。以某种考古遗迹现象为中心，对当地或附近生活的少数民族进行针对性的调查，将会对我们的研究产生一定的帮助。比如，2009年市荣墓地 M3 战国末期至西汉初期土坑墓出土的铁三足支架^[20]的形制与近现代理县桃坪乡羌族火塘中使用的铁三足^[21]基本上一致，这种现象也许不是偶然。通过对川西地区少数民族使用的近现代铁三足的相关调查，也许能为我们找到还原古代人类生活状况的线索。

注释：

[1]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四川汉源县大树乡两处遗址调查》，《考古》1991年第5期；b.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工作队《四川汉源县麦坪村麻家山遗址试掘简报》，《四川文物》2006年第2期。

[2] 大渡河中游考古队《四川汉源县2001年度的调查与试掘》，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1》，

第309~337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

[3] 发掘资料正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整理，未出版正式报告。

[4]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四川汉源桃坪遗址及墓地发掘报告》，《四川文物》2006年第5期。

[5]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四川汉源县市荣遗址2009年度发掘报告》，《四川文物》2011年第5期。

[6] 大渡河中游考古队《四川汉源县2001年度的调查与试掘》，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1》，第339页。

[7] 大渡河中游考古队《四川汉源县2001年度的调查与试掘》，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1》，第338~339页。

[8] 大渡河中游考古队《四川汉源县2001年度的调查与试掘》，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01》，第329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

[9] 同[4]。

[10] 同[4]。

[11] 卢宁、工藤元男主编《羌族社会历史文化综合研究》，第4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

[12] 日本早稻田大学人间科学部博士研究室铃木瑞穗与笔者于2010年10月进行“彝族传统摔跤调查研究”活动中采访所知，调查报告暂未发表。

[13] 西南民族大学彝族教师乌依教授与笔者交流所知。

[14] 转引自刘莉《植物质陶器、石煮法及陶器的起源：跨文化的比较》，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著：《西部考古》第一辑，第34~35页，三秦出版社，2006年。

[15] 转引自刘莉《植物质陶器、石煮法及陶器的起源：跨文化的比较》，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著：《西部考古》第一辑，第36页。

[16]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城固宝山1998年发掘报告》，第176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17] 转引自刘莉《植物质陶器、石煮法及陶器的起源：跨文化的比较》，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著：《西部考古》第一辑，第34页。

[18]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四川汉源县麦坪遗址2006年第二次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2年第4期。

[19] 蒋乐平《浙江浦江县上山新石器时代遗址——钱塘江流域早期稻作文化遗存的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4年第7期。

[2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四川汉源县市荣遗址2009年度发掘报告》，第17页，《四川文物》2011年第5期。

[21] 卢宁、工藤元男主编《羌族社会历史文化综合研究》，第89页。

（责任编辑：蒋学松）